紅樓復夢/0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九回　賈郎君舟中結秦晉　桂太守堤上拜神僧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看那天色不早，吩咐趕著開船。忽有一個美貌姑娘過來，拉著大哭。王夫人正在悲感，又被眾人纏住哭了一會。因要開船，那些送行的男女眾人只得含悲分手，望著水光雲影又放聲慟哭一番。天色將晚，恐趕不上進城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含慟上馬上車，紛紛的一路進城而去。正是：

目送斷雲歸谷口，身隨新雁寄江乾。

不言眾人進城之事。且說王夫人們因匆匆下船，都在一堆兒，又兼心中俱帶著悲苦，到上燈時候已走了五十餘里，將船灣住。林之孝過來回太太，將派下每日輪班坐夜男女家人名單請太太過目。王夫人看了單子，叫林之孝吩咐眾人，一路上務要加倍小心，到家後自有重賞；輪班守夜男女眾人不許賭錢、飲酒，若遇風雨月黑，更要小心；每日飯菜，比在榮府時再添肉三十斤。林之孝連聲答應。王夫人吩咐道：「我同環哥兒、友姑娘一船；璉二奶奶同巧姑娘、毓哥兒娘兒三個一船；珠大奶奶同蘭哥兒一船；寶二奶奶同薛姑娘、四姑娘、慧哥兒一船。

各船各備伙食，不必在一堆兒吃飯。我船上派柳家的照應飯食。」

大奶奶們答應了，照著去辦。今日是第一天，都在太太船上吃晚飯。王夫人吩咐，款待二姨太太差來的陸賓夫妻兩個，每人賞了十兩銀子。叫他們明日一早回去道謝，上覆太太、姨娘、蓉姑娘，都請放心，不用惦記。陸賓夫妻兩個磕頭謝賞。王夫人又吩咐了些說話，然後命眾人回船安歇，每日不必過船請早安。大奶奶們都一齊答應，辭了太太，各人都回船去。不多會，鑼聲響處，早已開船。陸賓夫妻僱了一隻小船，傍著大船又送下幾十里。王夫人再三吩咐，然後辭了回去。

不言陸賓夫妻回家覆命之事。單講王夫人們十七號大船曉行晚泊，正是金風退暑，玉露生涼，兩岸上疏柳依稀，秋蟬斷續，添人離恨。寶釵眾人每日住船之後，都到太太船上請安閒話。那些男女家人們俱各小心照應。行了數日，甚是平安。不知不覺已走了七八日路程。這日正值順風，各船俱拉著滿篷。

林之孝這船在前，見有一隻小划子對面衝來，艙中坐著一人，高聲問道：「船上的舵工，我借問聲，這船可是榮府賈二太太的座船嗎？」船上水手答應道：「是賈府的堂上林大爺的船。你是那兒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京裡下來的，正要見林大爺回話。」說著，那只小船已幫住大船，這邊水手趕忙回，跟林大爺的兩位三爺們走到船頭上問：「是京裡誰差來的？」那人答應：「是禮部大堂祝大人宅裡差來的腳子，要見林大爺。」說著，走上大船。三爺們叫他站著，趕忙下艙回了林之孝，隨即叫進艙來問他原故。

那腳子解開個黃布包袱，取出書子，說道：「祝大人已於二十三日戌時不在了，有祝府裡蓉姑娘的一封報喪書子，叫呈上這兒太太。我兼程攆過頭去，又僱了小船一路迎來，投過書子，就趕著星夜要到鎮江去報喪。」林大爺聽見，不敢耽閣，帶著腳子跳上小船，迎著王夫人座船上去回太太，並呈上書子。

王夫人聽了十分傷感，將書子拆開看，上面寫道：

甥女芙蓉敬啟，姨母大人尊前。二十日吉帆南指未得叩送，河乾殊深，縈結望雲之想，與日同增。從此秋水長天福星遠照矣！繼父大人已於二十三日戌時赴召玉京。萱堂悲痛，幾不欲生。芙蓉飲泣，力求再三勸慰，現已節哀成服，料理喪務。大約風雨重陽，可以買舟南去也。今因急足往南之便，肅此訃聞。

伏維珍重，是所切禱。芙蓉汶淚謹啟。

諸姊妹均此致慰相思，恕不另啟。

王夫人看畢，悲傷了一會，吩咐林之孝賞腳子四兩銀，賞他酒飯，趕緊叫他起身，路上不許耽擱。林之孝答應，出來同腳子上了小船，一路好攆，才趕著自家的在船。叫腳子同上船去，款待酒飯。將太太賞的四兩銀子給了他，另給小船兩吊錢。

那腳子千恩萬謝而去。

到晚上灣船之後，珠大奶奶們上座船請安。王夫人對著寶釵、珍珠道：「你們乾爹不在了，芙蓉有書子來報喪。」寶釵、珍珠趕著接了書子，從頭細看，兩人不勝悲傷。哭歎一會，王夫人道：「咱們起身的頭一天，我瞧那光景就有些過不去，誰知又掙了三四天！」寶釵道：「那天他們姨娘說，明明瞧著老爺跟著幾個人走下台階，一直出去。想是那天就出了魂。」平兒道：「咱們早知道，該煩親家姨夫帶個信去給劉姥姥，咱們攪擾了他一會子，也該謝謝他才是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平丫頭倒還念舊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平丫頭不是念舊，他要留個人情，將來好去同他伙開茶鋪。」王夫人們都笑起來。

珠大奶奶道：「想起來，人人都是要過那奈河橋的，到底不知道劉姥姥的茶鋪開的長遠不長遠，可是誰還知道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放心，不用替他過慮。我聽見有人來說，近來劉姥姥的茶鋪開的更外熱鬧，又添賣鹽水餑餑、青油餅、光頭兒，還有二五眼帶著賣乾燒酒。因為他坐產招夫，嫁了咱們家的焦大，又添了好些本錢。想起來這茶鋪子再也倒不掉了。」寶釵尚未說完，引的王夫人們縱聲大笑。珠大奶奶笑道：「寶丫頭這張嘴，比八角鼓兒還來的快，真不用打稿兒。」賈環笑道：

「太太今兒接著芙蓉妹妹的書子，悲傷了半日，必得寶姐姐這些說話，才散得這半天的悶氣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環兒的話一點不錯。真虧寶丫頭們過船說說笑笑，心中稍解悲感。只可憐你二姨媽，若不有芙蓉就是個女兒一樣，真叫他舉眼無親，有誰照應呢？」平兒道：「咱們既接著蓉妹妹的書子，也該差個人去才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方才也想過，雖是要到鎮江去見老太太請安道惱，到底二姨媽那兒也得寄個信兒安慰才是。」

寶釵道：「太太想的很是。差誰去呢？」珍珠道：「我倒想出這去的人來，不知太太的主意是不是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想出叫誰去，你說我聽聽。」珍珠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竟差董升夫妻兩個去弔喪，就在那裡伺候著，一同回南。橫豎乾媽也不過一個來月就要起身，裡外添個人照應也好。董升夫妻兩個人都麻利去得，辦事又小心。這差使我

保舉他兩個，可以放心。」

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倒也罷了，我們備二百兩銀子奠儀，就差他兩個明日一早起身罷。」隨吩咐人去叫林之孝同董升夫妻兩個。聽差的嫂子們答應著，到船頭上去傳了話。

不一會，林之孝同董升夫妻過船來，嫂子們帶著到了官艙，給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爺們請過安。王夫人將差董升夫妻往京中祝太太宅裡弔喪的話，對林之孝說了一遍。董升夫妻連聲答應。林之孝回道：「弔儀二百兩，奴才那裡去備，還是大奶奶這裡備辦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你那裡備罷。再賞董升夫妻兩個十兩銀子盤費。奠儀簽子上寫環哥兒名，稱愚外甥。我另有書子，交董家的收拾。你只管備辦妥當，交給董升就是了。」林之孝答應著，同董升出去料理。王夫人吩咐董家的：「只須帶隨身行李衣服，所有箱子等物不必帶去。」董家的答應了，趕著過船收拾。

王夫人命寶釵、珍珠寫書子給祝太太並芙蓉的回書。寶釵們答應，回到自己船上去寫。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這一班人陪著太太說話。不多一會，林之孝進艙來回太太：「奠儀封好，請太太過目。」說著，將大封銀子放在桌上。王夫人看是白布包封，四週圍俱是麻線縫好，上面貼著淡色簽子，寫著」奠儀「二字，下邊寫的是」愚外甥賈環頓首拜具」。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等著書子得了，交給他們去收拾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咱們對岸灣著幾號上水的官船，是進京的家眷。剛才打聽，說是兵部員外張老爺的家眷，又問那底下人，才知道是工部主事張銘張老爺。原先老爺在工部時，同張老爺最相好，這幾年他升了兵部員外，奴才知道他是祝大人門生。這會兒請環哥兒過去拜見，就將董升夫妻兩個請他帶進京去，最為妥便，太太又好放心。」王夫人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很好。先將環哥兒片子過去請安，你再同環兒過去見張老爺，就托他們帶董升夫妻去。」

林之孝答應出去。

賈環趕著換了衣服，一會兒林之孝帶領著家人、小子點著多少燈籠，都下了划子船，渡過張老爺船上去。那邊張老爺船上也是燈籠、手照在那裡等候。賈環到了那船，見張老爺行子姪之禮，並將母命致意，還要求見太夫人同嬸母。張銘差人到老太太船上去回，說賈三少爺要見老太太同太太，那家人答應著去不多會，來請張老爺陪著賈環過去。只見那船中丫頭、老媽、媳婦們都站了多少，燈燭輝煌，走到艙中看見那位老太太約有七十來歲年紀，白髮盈頭，慈容滿面。旁邊坐著個四十來往年紀、幽嫻大雅的一位太太。賈環趕忙走到老太太面前雙膝跪下，口稱姪孫賈環拜見奶奶。張老太太見他生得清秀，

舉止大方，語言清朗，滿心歡喜，站起身來用手扶他說道：「勿要拜，勿要拜。」賈環拜完，起身請過安，又拜見嬸嬸，張太太也趕忙用手相扶。等他拜完請安之後，老太太叫丫頭端了一張杌子，坐在面前。張銘對著老太太道：「這是榮國府賈二哥的第三個郎君，今年十七歲。他還有一個哥哥，名叫寶玉，生下來時口中銜著一塊羊脂美玉，上面還有字跡，因此取名寶玉。

長的比他還要清秀。那時我在工部時同賈二哥最為相契，常到他家去，他弟兄兩個時常見面。自從我出了外差，又得了員外，有好些年沒有信息，後來聽見說他哥哥寶玉中了舉，又聽說出了家，接著賈二哥也就不在了。不期今在路途中得遇賈三姪，我方才問起，知道賈二嫂子們回南的一切事務。」老太太笑道：

「原來你的至好，我們婆媳兩個也該同賈二太太會會才是。」對著賈環道：「你過去對阿娘說，我們都是至好，今日南北征帆相逢一處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何勿相聚一宵以慰饑渴？本該我過去才是，因我這幾天腿疼腰痛，行走勿便。請阿娘們過來相會，勿要著奢衣裳。」賈環連連答應，站起告辭出去。張老爺忙吩咐兩邊家人、小子，掌燈送賈少爺過渡。

此時，兩岸燈籠如同白晝。賈環渡過這邊來見太太，將張老爺同老太太的話從頭說了一遍。王夫人聽了十分歡喜，吩咐寶二奶奶們趕著封書子，不必來念。命將這四五號座船放過去，幫著張老爺的大船。林之孝們聽見，吩咐船家水手，立刻將中間這幾號船放過對岸。寶釵、珍珠知道有一夜的敘談，趕著將書子封好，連奠儀都交給董升夫婦。隨又趕著換了衣服，那船早已幫定。張老太太差了多少丫頭、媳婦們過來相請，兩邊船上男男女女一齊伺候。王夫人帶著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、寶二奶奶、四姑娘、六姑娘、薛姑娘、巧姑娘一同過去，那邊張老太太領著太太、姨娘、小姐俱在船頭上迎接。彼此謙讓下艙，王夫人請老太太上坐，自家行姪婦之禮，又同張太太拜見。張小姐過來相見，王夫人同大奶奶們見這位小姐生的十分美貌，舉止端莊，甚為稱贊。小姐拜完，讓兩個姨娘過來行禮。珠大奶奶們這一班拜過老太太同太太、姨娘、小姐，又是巧姑娘拜見。

張老太太讓了坐，舉目左右細看，十分歡喜，對王夫人道：

「方才小兒說起，才曉得唔哪是通家至好。今日天使其便，北往南來途中相遇，真是三生之幸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姪婦閉處孤幃，苟延風月。今天假之緣得親慈范，實深欣願。」張太太道：「通家姐妹久仰芳儀，不期邂逅相逢，實慰生平。」老太太同太太們

謙虛一會，丫頭們送過香茶，張老太太又將大奶奶們問了一遍。王夫人指著，一個一個的說與老太太知道。張太太道：「如今太太身邊只有三少君一人，不知岳家是誰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三小兒今年十七，未曾納婚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我只有這孫女桂生，年雖十五，頗嫻閨訓，意欲與夫人結秦晉之好，只恐村野凡姿，不足為朱門良匹，徒增慚愧耳！」王夫人聽說大喜，站起身來道：「倘蒙叔婆不棄寒門，不嫌三兒愚拙，姪婦願結朱陳，以成姻眷。」老太太同張太太都歡喜之至，珠大奶奶們無不大喜。將個桂生小姐羞的無地自容，趕忙站起身來，要往房艙去躲，被珍珠一把拉住，笑道：「將來是我的弟婦，一家人不須迴避。」寶釵們笑道：「妹妹不要害臊，咱們姐妹兒正要親熱。」張老太太叫人去請老爺過來，同王夫人眾人俱見了禮。老太太將同賈太太結親家的話說了一遍，張銘又喜又謝，說道：「蒙二嫂不棄，深感之至。」王夫人當著老太太們將頭上一隻悲翠雙如意給桂生小姐插在頭上，又在身上解下一個富貴玉連環，係在張小姐胸前。拜謝過張老太太，同兩親家拜謝。大奶奶們也俱道過喜，兩邊男女家人、媳婦、丫頭彼此磕頭道喜。王夫人吩咐柳家的，備兩桌果碟子送過來，親家們敘談一夜。私下命大奶奶同寶釵過去備了三分盛禮，一分送老太太，一分送兩親家，一分送桂生小姐。餘外幾個姨娘都有一分，又將張府上內外男女大小家人、媳婦俱加重賞，連他們的船家都有賞賜。說不盡這一宵的熱鬧。

王夫人說起差董升夫婦要附船進京，往祝府弔喪一事，張銘歎息不止，說道：「我竟不知道祝老師業已仙去，我到京後必要去哭祭一番，面見師母，將路上遇著二嫂結了親家的話，也必得稟明師母，使他老人家放心歡喜。二嫂不知道，我嫡親表弟梅白，字香月，是祝老師胞妹丈，所以我們本是姻親世誼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們都是親上加親。」吩咐丫頭，叫董升夫婦進來，見過張老太太同老爺、太太，吩咐他們將行李搬過船。寶釵、珍珠又對董家的說了多少話，叫他記著去回祝太太同芙蓉姑娘，千叮萬囑絮絮不已。此時東方已白，兩邊船上俱已鳴鑼啟櫂，王夫人同張老太太們彼此紛紛拜別。寶釵們同桂生小姐十分依戀，不得已只得分手，各人過船。賈環也拜辭了岳丈。只聽見各船上齊聲打起號子，轉眼之間船分南北，悠然而去。

且不言張銘同王夫人兩親家途中分手之事。且說桂廉夫自從七月十六起身之後，誰知一路上桂太太暈駝轎，又暈車，沿途大病，飲食不進，十分危急。杜麻子見太太如此光景，旱路難行，只得同老爺商量：「不如坐船倒還妥便，此去都是下水，倒也不很遲日子。」桂廉夫無法，只得應允。在半道兒上將車卸掉，換了船隻。桂太太下船之後漸

漸平服，又兼連遇西北順風，日行數百里，十分得意。看著去家不遠，這日早飯後，四野陰雲布合，陡然起了東南風，十分狂暴。船上的趕著下篷，將船收入港口。桂老爺在艙裡瞧見，忙叫家人吩咐船家，不用灣船，說道：「此時已交過寒露，這東南風不過偶爾一陣，將篷下掉，只管走，不必收住。」船上的聽見老爺說的有理，也就放膽迎風前進。

走了半日，還不到五六里來路，到了一個無可灣船之處，風暴大作，波洄浪立，石走砂飛，水面上白茫茫一片，雲影天光不分高下，只聽見滿河船隻叫喊連天，彼此不能相顧。桂老爺夫妻兒女同那些丫頭、媳婦們無不驚謊失措，不知所之。頭艙的二爺們同船上的都慌了手腳，看著有一邊土崖相近，一齊用力直奔過去，無如頂頭風緊，再也不能近岸。正在危急，只聽滿河都叫救命，前面翻了一號家眷船，又翻了一號客船。桂老爺們在艙裡看見，心魂皆失。桂太太娘兒三個拉住大哭。正在慌忙時候，誰知一陣大風，那雪浪銀濤將船湧起高有數丈，忽然往前一送，直落將下去，正碰在一塊大石頭上，只聽見」

喀紮」一聲響亮，將頭艙底打了一個大洞，那波浪直湧了進來，船身向著一邊歪了過去。

此時，連桂恕也沒了主意，又兼外面風雷交作，大雨傾盆，一家性命只在呼吸。桂太太將丈夫、兒女四個拉住一堆，說道：

「同死一處，不可分散。」桂恕含淚點頭，那船已漸漸沉了下去。忽見洪波巨浪中，有一人站在小瓜皮船上，分波破浪而來。船梢上有一小孩子搖槳，其快如風，到了桂老爺船邊，跳進艙來說道：「快過船去！」桂老爺們看那人是個頭陀打扮，身上披著鶴氅，腳下穿著芒鞋，手中拿著一把蕉扇，約有三十餘歲年紀，十分清秀，走下艙來將桂老爺夫妻兒女四個都扶上小船。那頭陀站在小船頭上，將扇一插，登時風平浪靜，雨散雲收。桂太太們如醉如癡，不知不覺四人俱站在岸上。船上的丫頭、媳婦見老爺、太太們都踏了實地，他們望著崖上一齊大哭，那頭陀轉身又到船邊，一隻手將前半只船輕輕端起，兩艙黃水仍舊往破洞裡溜了出去，順手將船送到岸邊，這些船家無不齊聲念佛，船上的家人小子、丫頭媳婦們都跳上岸來。

此時，桂老爺們心神才定，同著太太、兒女四人趕忙拜謝神僧。那頭陀跳上岸來笑道：「適在幻虛仙處多談數語，至使受驚，這就是順境中的一點波折也。」走到桂堂面

前將手在他頭上摩娑摩娑，說道：「好郎君！是個少年英俊。我有蕉扇一柄奉贈，望郎君代為寄一口音，說道：『白雲僧問詢。』」回過頭去對著桂恕道：「且別，未必不再見也。」說畢，飛跑到河邊叫道：「升兒！」見那小童應聲而至，頭陀湧身上船。桂恕趕著叫道：「神僧且住，尚有話說。」那人頭也不回，向著急流中轉眼不知所向。桂太太們十分驚異，眾船家都道老爺、太太的福氣，遇著神僧。桂恕將兒子的蕉扇取在手中，看見上面寫著」賈璉稽首」四字。大叫道：「哎呀！當面錯過，原來是璉二親家！」桂太太道：「怨不得見了堂兒很歡喜，誰知就是丈人呢！真是至親關切，救我們一場大難。只是當面錯過，未曾敘敘親誼，甚為可惜。」桂恕道：「將來見了親家太太拜謝，總是一樣。」正說著，那些家人們的船都攏了過來，一齊上岸，給老爺、太太、大爺、小姐請安道驚。桂老爺吩咐趕著將船收拾，就好開行。只聽見座船上的船家、水手一齊叫道：

「怪事！這麼大的一個窟窿，將一張荷葉就補住了。」這些家人們都跳上船去看，那船底上果然是一個大荷葉，將破處補住，艙中並無一點兒水跡，彼此驚異。桂恕也趕著上船看了，說道：

「這是神僧顯聖，不必動他。」吩咐丫頭、媳婦們請太太、小姐、大爺下船，趕著備了香燭紙馬，在船頭上合家拜謝親家，又謝了河神，鳴鑼獻牲，拉篷啟橛。此時秋水長天，波平浪靜，向南行不二三十里，就是村鎮。且天已黃昏，將船灣住。桂老爺夫妻們深感璉二親家的大德，彼此念不絕口。

自此曉行夜宿，一路順風。不覺已過淮安，來到揚州，灣在碼頭上。那些家人們上去買東西，因遇著一個走差的，才知道祝大人業已仙去。問明了時日，趕著上船來回老爺。桂老爺同太太、小姐聽見十分悲感，吩咐杜麻子趕著開船，明日一早渡江到鎮江，要灣住兩日。老杜答應，出去吩咐船家，不一會兒俱一齊開去。正是九月初間，只見萬點寒點，一彎新月。桂老爺們整整走了一夜，到得江口，天還未曙，將船泊住，眾人暫為歇息。次日一早，多叫幾只紅船幫著渡江。桂太太同蟾珠趕著梳洗收拾，剛交巳初，那船早已收入鎮江。杜麻子叫跟班的王淮先上碼頭，到祝府去通知。

原來祝太夫人因為接著大老爺的訃聞過於悲慼，臥病在牀已經數日。幸虧有沈夫人、薛姑太太、竺、鞠太太、梅秋琴、鄭太太，還有江太太們幾位至親太太、奶奶、姑娘輪著班給老太太解悲相勸，桂夫人又帶著海珠、掌珠、汝湘、九如這幾個孫媳婦同修雲、梅春都陪著祝母說說笑笑，無如老人家悲子之心甚切，雖有萬般安慰，總難卒解。又兼著祝筠悲兄傷弟過於哀痛，連日身子亦甚不安，桂夫人同著姨娘、姑娘們兩邊照應。

夢玉是奉老太太之命，帶著秋瑞在尚書宅裡蔭玉堂設靈守制，派宜春、雙慶、江蘋、碧霄、翠翹、金鳳、雁書、蝶板這八個人分作兩班，每班五日在蔭玉堂伺候，命夢玉、秋瑞過了百日再去請安，以此夢玉同秋瑞總在大老爺宅裡。

這天巳牌時候，門上的查本見王淮來通知三舅老爺到了。

槐蔭們趕忙派人將轎馬上碼頭迎接，一面至垂花門通知裡面。

查、槐兩位奶奶聽見，趕忙叫周大奶奶上去回太太，並知會各位太太、姨娘、姑娘們，此時各堂無處不知。祝筠正在上房睡著，聽了十分歡喜，叫桂夫人趕忙去回老太太。這會兒介壽堂坐滿的都是人，正在說笑，桂夫人來回老太太說道：「我家三兄弟同三妹妹們到了。」祝母聽見倒覺得心中一樂，說道：「來的甚好，我很望著他們，怎麼今兒才到？快些叫查家的派幾個媳婦們去接三舅太太同姑娘來！」海珠趕忙吩咐聽事的媳婦們到垂花門傳話，槐大奶奶們立刻派了吳嫂子、楊嫂子、小金嫂子、廖嫂子四個人趕著到碼頭上去接三舅太太同姑娘。嫂子們答應著，趕忙出去坐上值日聽差轎子，飛攆而去。查大爺們吩咐崇善堂值日該班的二爺們，在三老爺靈前點上蠟燭，預備著香，伺候舅老爺來拜。原來正要給三老爺舉殯，接著大老爺訃聞，老太太吩咐等著大老爺的靈櫬回來一同舉殯，省得開兩回喪不像個樣子，因此三老爺還在家中。

且說崇善堂的人正在收拾點燭，聽見三舅老爺同舅太太們都已到了，只有梅大爺出來迎接。桂老爺們到了茶廳院子裡下轎。金夫人同姑娘的轎子，由夾道里直到垂花門口下轎，早有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迎接進去。金夫人舉目一望，都是至親姐妹，只有鞠、薛、王、竺四位太太未曾會過，連忙致問：

「這四位太太是誰，怎敢有勞遠接？」桂夫人指道：「這是沈四姐姐，王相國的夫人；這是薛二姐姐，寶釵的母親；這位鞠親家，這位竺親家，都是夢玉的丈母。」鄭太太笑道：「還有我這丈母，你倒不提一句！」眾人一齊好笑。金夫人對鞠、竺兩位太太道：「我雖未曾拜見，但說起來都是世誼姐妹，而今又是親家，真是三生之幸。沈四姐姐、薛二姐姐都是咱們至親姐妹，今日才得見面。」桂夫人道：「你慢些同親家們敘話，且趕著上去見老太太，要狠狠的勸慰一番。這幾天叫眾人纏的略覺好些，這會兒瞧見你們自然又要提起大哥哥，你想著勸勸老人家，再別提大哥哥病中光景。」金夫人走著，一路答應。

海珠、修雲們這一堆拉著蟾珠，也是說不盡的話。太太們過了景福堂，在甬道上走不幾步，只聽見後面」噗通」的一人栽倒，太太們趕忙站住，回頭一看，不知那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